

濟南府志

濟南府志卷六十五

藝文

按通志云山東聖賢名邦斯文甚盛故藝文一志所以繫之
之名跡識海岱之勝觀搜逸文陳遺化也然在
藝文合爲一卷岳通志則載藝文而不載經籍舊府志又載經
籍而不載藝文歷城諸志或詳或略體例不一總而論之歷代
制詔事關圻封修建廟學神祠衙署事關建置各官題名事關
秋官宦蹟鄉會歲貢題名事關人物鄉賢修濬河道泉源事關
水利此皆地方緊要事件一代之文章卽一代之掌故存焉各
志所未備者竝可於藝文詳之非獨登臨題詠關係山川古蹟
已也惟舊志藝文散見各志中全錄則患其繁冗節錄則失之

濟南府志

卷六十五

藝文一
歷城

簡略故刪繁取要另爲一編而經籍與藝文分爲二門則眉目
清而精英聚矣他若園亭遊覽之作僅係一人一家之事縣志
已詳姑從其略詩文各集已入經籍而序文跋尾亦無庸複載
蓋志包通郡纂文必提其要非若一州一縣之記載可以廣收
而博取也茲所錄十六屬藝文自漢以來共得文四卷詩二卷
略舉大凡其餘雕章琢句久爲佔畢家所傳誦不能無割愛云

藝文一

歷城

漢武帝賜齊懷王閔策

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閔爲齊王曰
小子閔受茲青社滋承祖考惟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

為漢藩輔於戲念哉恭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明昭義之不圖仰君子息悲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所宜不賦凶於而國害於爾躬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諫濟南王康疏

後漢濟南王傳何 倣

盜聞詔侯之義制節謹度然後能保其社稷和其民人大王以骨肉之親享食茅土當施張政令明其典法出入進止宜有期度與焉臺隸應為科品而今奴婢廐馬皆有千餘皆無用之口以自蠶食宮婢閉隔失其天性感亂和氣又多起內第觸犯防禁費以巨萬而功猶未半夫文繁者質荒木勝者人亡皆非所以奉禮承上傳福無窮者也故楚作章華以凶吳興姑蘇而滅景公千駟民無稱焉今數游諸第晨夜無節又非所以遠防未然臨深履薄之法

濟南府志

卷六十五

藝文一
歷城

二

也願大王修恭儉遵古制省奴婢之口減乘馬之數斥私田之富節遊觀之宴以禮起居則敝乃敢安心自保惟大王深慮愚言

隋高祖褒齊州參軍王伽詔

詔曰凡在有生含靈稟性咸知好惡並識是非若臨以至誠明加勸導則俗必從化人皆遷善往以海內亂離德教廢絕官人無慈愛之心兆庶懷奸詐之意所以獄訟不息澆薄難治朕受命上天安養萬姓思仰遵聖法以德化人朝夕孜孜意在於此而伽深識朕意誠心宣導參等感悟自赴憲司明是率土之人非為難教良是官人不加曉示致令陷罪無由自新若使官盡王伽之儔人皆李參之輩刑厝不用其何遠哉

唐高祖遣淮安王神通安撫山東詔

隋德下衰政荒民散九州幅裂四海瓜分元元無辜國勢狼之吻
慄慄黔首罹兵革之災朕祗膺寶圖救其危墜一物失所情深納
隍今趙魏之人俱承大化海岱之境思稟朝章然而尙迫寇戎受
拘凶暴經途遐阻末繇自達宣風布教必佇循良柔服招攜事資
明恕右翊衛大將軍上柱國淮安王神通地惟近屬功參運始杖
節建旗允當重寄可山東道安撫大使其山東諸軍事並受節度
唐太宗賜齊王祐手詔

吾常誠汝勿近小人正爲此也汝素乖誠德重惑邪言自延伊禍
以取覆滅痛哉何愚之甚也遂乃爲梟爲獍忘孝忘忠擾亂齊郊
誅夷無罪去維城之固就積薪之危壞磐石之親爲尋戈之釁目
夫背禮違義天地所不容弃父逃君人神所共怒往是吾子今爲

濟南府志

卷六十五

藝文一
歷城

三

國讎萬紀存爲忠烈死不妨義汝生爲賊臣死爲逆鬼彼則嘉聲
不墮爾則惡跡無窮吾聞鄭叔漢戾竝爲猖獗豈期生子乃自爲
之吾所以上慙皇天下愧后土歎惋之甚知復何云

唐高宗令山東江左採訪人物詔

山東江左人物甚衆雖每充賓薦而未盡英髦或孝悌通神遐邇
惟敬或德行光裕邦邑崇仰或學統九流垂帷觀輿或文高六藝
下筆成章或備曉八音洞該七曜或射能穿札力可翹關或邱園
秀異志存棲隱或將帥子孫素稱勇烈委巡撫大使咸加採訪佇
申褒獎亦有婆娑鄉曲負材傲俗爲譏議所斥陷於跡弛之流者
亦宜推擇各以名聞

謂裁雲慶將軍檢校右驍衛將軍兼北庭都護瀚海軍經略使
山道副大總管招慰營田等使上柱國太原縣開國子郭虔瓘宣
威將軍守右驍衛翊府中郎將檢校伊州刺史兼伊吾軍使借紫
金魚袋上柱國郭知運等早負名節見稱義勇項者柳中金滿偏
師禦敵蕭條窮漠之外奔迫孤城之下強寇益侵援兵不至旣守
而戰自秋涉冬樞馬長嘶戍人遠望謀以十勝成其九拒遂能摧
日逐之遺種斬天驕之愛息豈耿恭班超獨高前史將廉頗李牧
與朕同時眷言茂勲是所嘉歎信可以疇其井邑昭示遐邇俾勞
臣勸而懦夫立焉虔瓘可進封太原郡開國公知運可封介休縣
開國公

濟南府志

卷六十五

藝文一
歷城

四

唐文宗賑山東水災詔

朕撫有四方子育兆庶虔恭夕惕罔敢自暇庶乎天地交感人神
洽和如聞山東降災淫雨泛濫豈政理有所未明人情有所未達
邪中宵待旦惕然疚懷應是諸州遭水損田苗壞廬舍處宜委所
在吏切加訪恤如不能自濟者宜發義倉賑給普令均一以副朕
懷

授齊州刺史充武肅軍防禦使朱玘加檢校司空制

唐中書舍人錢珣瑞文

勳歷下名地也司空貴秩也處各地而增貴秩者非夫稱推擇治
勳情焉得獨受寵章重宣王化具官朱玘當年思立學武有經國
忠順之根本以機權爲枝葉且能刺部兼務睦鄰酌寬猛以守常

就變通而處衆爲善難掩不伐愈彰見求福於自謀信唯人之可
召乃行茂典用叶公言可依前件

謁舜廟文

唐戶部員外郎呂溫河中

唐貞元十一年歲次乙亥十一月一日東平呂溫敢盟沐齋潔敬
謁於舜帝之神恭惟至仁無方大孝不圓德馨升聞允釐百揆以
聖授聖猶言歷試擇人之君良不可易聖功無全相待而宣雷驅
四凶靈起八元大治陶土璿璣轉天垂衣巖廟萬物浩然是稱至
理是曰帝者混成雍熙永錫大嘏乃眷南顧蒼梧之野歸堯鴻名
付禹天下茫茫推遷邈萬斯年三代之後誰爲聖賢政如頽波俗
若壞山韶樂猶在薰風不還於戲道有通變事有同異官帝家王
隨時之義揖讓而禪固非力致所以識者存而不議若輔相之宜

濟南府志

卷六十五

藝文一
歷城

五

財成之規煥乎文章百代可知九官惟舊七政有彝宏道在人太
平無時如何後王曾莫是思甚易甚簡舍而弗爲歷山歸然何水
東注唐虞日遠楊墨誰拒瞻彼歷山薄言往訴庶幾精誠感格
據假我以靈俾飛會雲行神之道以致吾君不然歸來鳥獸
敢竭微志託於明神

賽舜廟文

唐檢校工部郎中李商隱河內

年月日昭賽虞舜之祠伏以帝狩南荒神留下土翠華莫返積愆
慕於他年大麓不迷烜威靈於終古比憂嘉種少冒愆陽抗舊陳
詞潔樽引咎果蒙憑離掣電跨異揚風布霑渥於九皋起焦枯於
一隅政陳瑤席帆爭蘭羞帝其臨奏南琴停吹西管使東皇太乙
遊仙山鬼江婁無藏於沴氣庶將善政以奉明輝

封順應侯碑

宋禮部侍郎平章事

中書門下牒太常禮院奏准中書批送下度支郎中知齊州
十一月二十五日准京東路轉運司牒准中書劄子簡文白
未曾有雪邊山田麥苗已覺愆潤右奉聖旨宜令京東
訪尋它下名山靈祠所在委長吏精潔躬行祈禱臣尋
於十一月二十六日寅時躬親齋潔詣本州界內龍洞山
及已具狀申奏去訖至今月初五日已獲降雪據歷城縣狀
并州諸廟狀申於本月五日巳時下雪至當夜子時止約五寸
已求具狀奉聞所據歷城縣并在州諸廟狀申降到上件時雪寸
數備錄在前臣今勘會本州龍洞山去城三十餘里靈跡殊絕巖
崖雄峻環瞻氣象肅然可畏洞內有如石屋延亘通徹約一十八

濟南府志

卷六十五

藝文一
歷城

六

閒內雖安設神龍像位而廟貌未正不足以行禮前來守臣亦會
往彼祈禱無不獲應州人蒙賴陰救愆災欲乞朝廷以此名山神
物所宅每當人旱屢有靈感特加旌顯賜以封爵寵報神休俯慰
齊民欽奉之意伏望聖慈特賜開允候勅旨狀前批送當院者當
院看詳齊州龍洞山龍王洞雖圖經不載又緣祈禱有應合封爵
號伏候勅旨齊州龍洞山龍王洞牒奉勅林巘洞壑萃山水之秀
則宜有神物宅於其間方蓄沴旱乾百穀之仰雲雨皆可以禱而
獲也惟爾龍洞爲齊人望祈罔不答何可勿崇爵於列侯冠以嘉
號用厚薦報永孚光靈宜特封順應侯牒至准勅故牒元豐二年
三月日牒

順應侯碑陰記

宋齊州知州李元膺

事有不相及而相資者天人之勢遠矣人所播種而大爲之澤此豈理之可恃又其遲速多寡必如人意而後可今引機以灌園猶未必皆能以時而况驅風歟雷神龍之所變化而必欲如我節度此民之所以多怨而不合也古人於其力之所無如之何而爲之祭祀禮文以寓其精誠之望以爲誠之至雖遠而無不及而荀子曰雩而雨何也猶不雩而雨也夫荀卿氏好爲異論以其一夫之所見而廢歷古聖人之事其亦不思而已耳今所在山川之神能出雲雨以利澤一方答民之求如響者蓋不可一二數是又可盡誣也哉濟南自春不雨夏五月旱氣彌甚巡守何公攝郡事不忍斯民告病爲之廢食求可以致雨者百術竝用最後禱於龍洞乃旋日可應郡人皆以公至誠所致公曰民則無罪而神所憐也

我何有焉乃卜日率屬吏冒大暑往來馳八十里以民意告謝先是歷城令歐陽大春夢旌旗戈甲與衛甚盛云是順應侯見大春正色曰吾受天子封爵而制書吾不得見何也大春深駭之不得對覺而語其夢同僚莫有知者久之得于州軍資庫中庠埃敝壞乃元豐間守臣韓鐸以侯之事請于神皇帝而賜者蓋於今二十餘年矣公旣以禱雨而應又得茲事異之卽歸制書於廟且購大石刻之臺廡下而謂決曹掾李元膺曰神之事彰彰如此不有所述悲久而遂以泯滅欲予之文以傳於後吾將併刻之元膺敬唯順應侯功德在人秉筆之士固願有所述也而龍洞爲東方勝處不欲見於文字而踰年於此願茲而不得旣以祀事從公始復

從慨然所見益奇自三秀峰之後四山回合皆壁立萬仞如削金鏤而巨石危峰橫出倒掛虎脫其顛龜瞰其首嵒嶸航銳如欲飛墮此天下之奇詭也世言昔大禹嘗登茲山起蜃龍以理百川至今民間猶謂之禹登山洞在山之脅其大如屋其深十有八楹視之窈然嘗有風氣觸人此固神物之所宅也天子既加侯以龍光而守土之吏又爲之崇飾侈大以播美之美於天下矣之美亦大矣侯其無替靈德時其雨暘以大庇斯民於無窮民亦得以簫鼓牲餼奉侯之祀益遠不懈其不亦休哉元符三年六月十三日記

齊州謝到任表

宋知齊州軍州事曾鞏南豐

伏奉敕命就差知齊州軍州事已於今月十六日到任上訖願以

齊南府志

卷六十五

藝文一
歷城

八

生備茲煩使據非其所懼不克堪伏念臣素乏他長偶知好學議先王之制作嘗究本原論夫子之文章頗探間奧歷事聖君於三世與游儒館者十年不知苟曲以取容但信朴愚而自守比緣私計請貳外藩嗟疾病之餘生困米鹽之細務方指期於滿歲將垂翼於故棲遽此外遷處之劇郡維般陽之列壤實季萌之遺區習詐而夸著流風於在昔多盜與訟號難治於當今凡試用於此非必咨求於強吏蓋因能而任官者不違其分則量力而受位者得竭其材豈伊儒懦之資可副浩煩之用恐殫精思無補毫分然而由積累以冒恩實養成之有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智周萬物明照四方在疎遠汙賤之中而察其所守無左右遊談之助而知所長故令復舊之仁及此蒙之實敢不無忘夙夜勉盡愚誠

子用久自安於直道老當益壯誓無易於初心

二堂記

宋知齊州軍州事曾

鞏

而初無使客之館使客至則常發民調材木爲舍以處之既費且陋乃爲徙官之廢屋爲二堂於泺水之上以合其山川而名之蓋史記五帝紀謂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於舜即就時於負夏鄭康成釋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陰陶器在陶丘地皇甫謚釋壽邱在魯東門之北河濱濟陰定陶西南陶邱亭是也以予考之耕稼陶漁皆舜之初宜同時則其地不宜相遠二家所釋雷澤河濱壽邱負夏皆在魯衛之間地相望則歷山不宜獨在河東也孟子又謂舜東夷之人則陶漁在濟陰作什器在魯東門就時在衛耕歷山在齊皆東方之地合於孟子按圖

濟南府志

卷六十五

藝文一
歷城

九

記皆謂禹貢所稱雷首山在河東媯水出焉而此山有九號歷山其一號也予觀虞書及五帝紀蓋舜娶堯之二女廼居媯汭則耕歷山蓋不同時而地亦當異世之好事者廼因媯水出於雷首遷就附益謂歷山爲雷首之別號不考其實矣由是言之則圖記皆謂齊之南山爲歷山舜所耕處故其城名歷城爲信然也今泺水之北堂其南則歷山也故名之曰歷山之堂按圖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於黑水之灣又西北匯於相崖之灣而至於渴馬之崖蓋水之來也衆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於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於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湧出高或至數尺其旁之人各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泉濺於黑水之灣者而見之於此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

其出也趵突之泉冬溫泉旁之蔬甲經冬常榮故又謂之溫泉
其注而北則謂之灤水達於清河以入於海舟之通於濟者皆於
是乎出也齊多甘泉冠於天下其顯名者以十數而色味皆同以
予驗之蓋皆灤水之旁出者也灤水嘗見於春秋魯桓公十有八
年公及齊侯會於灤杜預釋在歷城西北入濟濟水自王莽時不
能被河南而灤水之所入者清河也預蓋失之今灤上之南堂其
西南則灤水之所出也故名之曰灤源之堂夫理使客之館而辨
其山川者皆太守之事也故爲之識使此邦之人尙有考也

齊州北水門記

宋知齊州軍州事曾鞏南豐

濟南多甘泉各聞者以十數其醴而爲渠布道路民廬官舍無所
不至滂滂分流如深山長谷之開其匯而爲渠環城之西北故北

濟南府志

卷六十五

藝文一
歷城

十

城之下疏爲門以洩之若歲水溢城之外流濟暴集則常取荆葦
爲蔽納土於門以防外水之入既弗堅完又勞且費至是始以庫
錢買石僦民爲工因其故累石爲兩崖其深八尺廣三十尺中橫
析爲二門扁皆用木視水之高下而閉縱之於是外內之水禁
宣通皆得其節又無後虞勞費以熄其用工始於二月庚午而
於三月丙戌董役者供備庫副使駐泊營監張如綸右侍禁兵馬
監押伸懷德二人者欲後之人知作之自吾二人者始也來請書
石故爲之書時熙寧五年壬子也

齊州雜詩石刻序

宋知齊州軍州事曾鞏南豐

齊故爲文學之國然亦以明比誇詐見于百俗今其地富饒而
于河岱之間故又多獄訟而豪猾羣黨亦往往喜相攻剽賊

時號難治余之疲駑來爲是州除其姦強而振其弛壞去其疾苦而撫其善良未幾囹圄多空而桴鼓幾熄歲又連熟州以無事故得與其士大夫及四方之賓客以其暇日時遊後園或長軒遠樹登覽之觀屬思千里或芙蓉菱荷湖波渺然從舟上下雖病不飲酒而閒爲小詩以娛情寫物亦拙者之適也通儒大人或與余有舊欲取而視之亦有不能隱而青郛二學士又從而和之士之喜文辭者亦繼爲此作總之凡若干篇豈得以余文之陋而使夫宗工秀人雄放瑰絕可喜之辭不大傳於此邦也故刻之石而并序之使覽者得詳焉熙寧六年二月己亥序

齊州閔子祠記

宋齊州掌書記蘇轍眉山

歷城之東五里有邱焉曰閔子之墓墳而不廟秩祀不至邦人不

濟南府志

卷六十五

藝文一
歷城

士

宜守土之吏有將舉焉而不克者熙寧七年天章閣待制右諫議大夫濮陽李公來守濟南越明年政修事治邦之耆老相與來告曰此邦之舊有如閔子而不廟食豈不大闕公惟不知苟知之其有不飭公曰噫信其不可以緩於是庀工爲祠堂且使春秋修其嘗事堂成具三獻焉籩豆有列儼相有位百年之廢一日而舉學士大夫觀禮祠下咨嗟涕洟有言者曰惟夫子生於亂世周流齊魯宋衛之間無所不仕其弟子亦咸仕於諸國宰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子路仕衛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亦衆矣然其稱德行者四人獨仲弓嘗爲季氏宰其上三人皆未仕季氏嘗欲以閔子爲費宰閔子辭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爲汙也而三子之不仕獨何與言未卒有應者曰子

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望之茫洋不知其邊卽之汗漫不測其深其舟如蔽天之山其帆如浮空之雲然後履風濤而不僨觸蛟龍而不讐若夫以江河之舟楫而跨東海之難測亦十里而返百里而溺不足以經萬里之海矣方周之衰禮樂崩弛天下大壞而有欲救之譬如涉海有甚焉者今夫夫子之不顧而仕者則其舟楫之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忘返蓋亦有陋舟而將試焉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若夫三子願爲夫子而未能下顧諸子而以爲不足爲也是以止而有待夫子嘗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魯獨居之男子吾於三子亦云衆曰然退而書之遂刻於石

申申堂記

宋龍圖閣直學士祖無擇上蔡

申申堂者所以備燕息也無擇官於齊之六月郡政之暇思得賓

濟南府志

卷六十五

藝文一
歷城

三

客之有道者與之書而學政焉乃度地作堂以延賓客得隙地於寢室之後遂樹垣作限而構堂焉制不侈大亦不庳陋俯砌鑿二方池導回泉水以灌其中西岸植雜花果樹閒以怪石植藕於池池之東舊有竹數本又徙數十本益之成叢旣而賓客每至則引於此著古今之治亂評人物之是非有不學古而能通時事者亦見之以諮詢其利病焉或公退客去惟看書賦詩以爲燕息之事若夫坐於堂上則有連峰在目鳴泉入耳時時觀魚之泗聞鳥之嘒竊感魚鳥之樂幾動林壑之戀此其宴息之趣也居是官十有九月天子有詔俾三十日而後歸朝惜夫將去此也因書其始作且誌其物或曰子名燕息之堂曰申申非取孔子燕居之意乎無擇對曰然書不云乎惟狂克念作聖若無擇其不爲狂者耶斯亦

立念於恐後來君子未之知我以茲爲過故以其說附諸康定元年夏五月二十有五日記

按宋史本傳祖無擇字澤之上蔡人進士高第歷知南康軍海州提點淮南廣東刑獄廣南轉運使入直集賢院出知袁州自慶歷詔天下立學十年閒徒文具無命教之實無擇首建學官置生徒郡國弦誦之風由此始盛同修起居注知制詔加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進學士知鄭杭二州神宗立知通進銀臺司初不言其知齊州事此記作於康定元年則在慶歷以前由齊州而入直集賢院後乃出知袁州也

加封大成至聖文宣王碑記

元參知政事 劉敏中 郡人

國家以神武拯斯民以人文宏治道凡戶以儒籍者世復其家民

濟南府志

卷六十五

藝文一
歷城

三

之俊學者復其身中統至元以來通儒碩士竝進迭出由是罷世侯更制度混一區夏典章禮文之懿罔不備具元貞大德重熙累治自京師達於郡邑廟學一新弦誦之聲盈於鄉井皇風煒奕郁郁乎與治古比隆矣大德十有一年七月制加孔子號大成至聖文宣王播告天下至大改元之三年省臺檄令在所勒石紀其事於學今年春三月聖天子即位詔內外學校廢弛者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糾劾凡以崇人文謹成憲也濟南界齊魯間於今爲劇郡爲府爲東西一都會故肅政廉訪司治於此資善大夫遙授中書左丞廉訪使阿都兀赤朝列大夫副使韓中奉議大夫僉事制兀兒奉議大夫僉事董璧徵事郎知事馮德相與言曰在今吾屬以興學爲職是邦孔子聖號猶未紀不亟圖如學何總府由監郡

行簡正李克允抵繡江致廉司總府命以鄒述見屬敬中郡
人不得以淺陋辭謹按唐元宗開元二十七年追諡孔子文宣王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加元聖五年改至聖我朝大行皇帝加大
成緒惟孟子集大成之言謂孔子聖德之大成能兼夫伯夷伊尹
柳下惠三子之聖也今卽大成而言之抑又有大者焉夫小大之
相形固也然小有盡而大無窮大而至於無窮大之大者也天容
容於上地磅礴於下大矣然猶有覩也若夫截然而四時行蠢然
而萬物生無朕兆無聲臭無端倪其所以變化斡旋絢維主張者
可得而窮乎哉斯不亦大之大也與天地生萬物聖人成萬物開
闢而下聖人繼作二帝三王之世其道大矣然猶有待也蓋堯待

濟南府志

卷六十五

藝文一
歷城

十四

舜舜待禹禹待湯湯待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待孔子周衰大道熄
禮義無所措萬物不得其成而孔子生孔子乃猶刪詩定書繫易
作春秋當是時也聖德之蘊發而爲事業所謂彌高彌堅瞻前忽
後奔逸絕塵者至矣孰能知其所以然而然哉逮夫刪定繫作而
後人始曉然皆知如是而爲天如是而爲地如是而爲君臣父子
夫婦兄弟朋友如是而爲善惡吉凶不可亂治亡存於是堯舜
文武周公之道炳然矣意者天地之大以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紀於前以孔子握大中判得失於後而三才之極萬世之

一定而無所待蓋孔子之道也其曰成焉者可得而窮
大之大也與以是觀之我朝之所以崇奉吾聖人者
一

九則見民從吏與善俗日興饒元之治於之乎
長育文明之澤而涵泳昇平之盛誠千載一時也傳稱
君子於休者不在茲乎嗚呼盛哉

濟南路廟學新垣記

元翰林學士張起巖郡人

府學在大明湖南規制如魯泮宮夏秋雨集垣易圯至元六
事李彥敬顧瞻郁文堂北牖坏堆積問其故學官對以儲之待補
缺垣於是僉議垣旋圯旋補壞疏而善摧紆回而弗整暫完而缺
移垣而擾何若撤其舊垣審其夷巖引繩取正直方各矩則完整
與廟學稱憲司總府議既允協府監尹倬屬謀之郡人之尚義者
召工計度垣之高下廣袤則垣廣千二百五十二尺高可一丈六

濟南府志

卷六十五

藝文一
歷城

五

尺廣四尺以石築地實垣疊甃其垣墉汙以白堊覆之以瓦郭如
砥如繩如翼如言言秩秩崇整完固過者爲之改觀他廟學所未
有也府學教授戴思恭等謂宜有記來請於余余謂自古在昔彛
祠居民教學爲先蓋教學立則人倫明成德達財者衆風俗之厚
道之隆於是乎在謂爲承平之先務者非泛論也濟南山東上
諸齊魯都會憲漕二千石三大府治所在焉民物集聚則其表率
祠儆實風俗治道之權輿也今憲司總府於廟學垣墉整飾若此
則其明倫崇化興學育才繫於風俗治道之大者可見也余故不
辭卽其實而爲之書

尊經閣銘

元御史中丞張起巖

惟人與物同具此形物得其氣之偏人得其氣之靈曰靈伊何

物是生一爲所見之或蔽則私欲馳騁而無極聖人出而是正教
元倫之敘昭乎六經所以爲百王之觀法爲萬世之儀型賢哉
張公尹茲山城播傑閣於泮水揭尊經以爲名考其命名之本意
信乎見道遠而燭理明想其文化流行洽於民情禮讓之風以興
絃歌之聲日聽力行乎正途而不倦心醉乎至理而不醒日新又
新之無已可不謂明德之惟馨若然則公之化斯民也庶幾三
之有成彼其術智能之末技聚黃金而滿籬斷喪本心之善能不
在魏而過斯庭噫池開偃月樓高摘星在一時爲觀美曾不遺千
載之餘腥金山可傾閣不可傾金山可平基不可平壯吾道之元
氣至萬世而崢嶸青青子衿於焉研精來遊來歌請觀斯銘

山東鄉試題名碑記

元翰林國史院典籍毛元慶 廬陵

濟南府志

卷六十五

藝文一
歷城

六

聖朝立德行明經科以取天下士於今十有一舉矣絲濟南貢而
進於春官第於大廷巍爲倫魁蔚爲名卿士大夫者相望也鄉校
乃未有題名鄉校之有題名自至正十年秋始初憲使中奉公八
都等議曰濟南居山東上游三歲大比宣慰司所部三路十有三
州四十有六縣之士來試於茲若嶧州及滕之鄒縣滕縣近雖割
置淮東徐郡而士緣故籍貢試如初歲之來者不下四五百人茲
事至重願宣闢治益都不獲朝夕從事郡府難獨任國家以求賢
爲務風憲以薦賢爲職不可以不敏乃具書幣請官考試必名實
孚者其一切監臨之政敬屬明善公焉公由青監宿學居天下進
士第一歷官臺諫出貳憲府德崇令肅其莅茲役也身先其勞百
執事受約束唯謹革陋扶偏禮士有法故事卽郡治爲試院考試